# 紅樓夢影/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四回　指迷途惜春圓光　游幻境寶玉驚夢

全書終

話說賈相國次日帶了寶玉、賈環、賈蘭安車駟馬往隱園去看哥哥。見了面，彼此傷了會了心。賈相不便說出賈母示夢的話來。大老爺說：「這一向我很想你。」賈相說：「因告病不便出門，今日來給哥哥、嫂子請安，還有件事商議。」大老爺就問：「什麼事？」賈相說：「我想天氣漸漸冷了，莫若搬進城去，明年春天再回園子來。就是早晚弟兄們也好盤桓，孩子們也好侍奉。」大老爺說：「好卻好，我這動轉維艱，恐怕不能顛這麼遠路。」賈相說：「家裡現成的行轎，慢慢走著，很可以。」弟兄、叔嫂又說了回散話，便進城回府。過了幾日，看了個好日子，前一天打發寶玉、賈環帶了轎子、車輛去接伯父、伯母進城。平兒又派人把東院收拾妥當，到未申的光景，才到這裡。王夫人帶著眾人過去迎接，自然預備酒飯，不必細說。次日賈璉又到園子裡辦理善後事宜。

賈大老爺自進了城，賈相隔一兩天必過來問安。寶玉等輪流了伺候。那璉二奶奶在公婆跟前卻又十分孝順，又有太醫院堂官送來的再造丸，病症似乎減了幾分。自己也覺歡暢，有時也坐了小竹轎到西院及園子裡各處逛逛散心。賈珍父子也常過來請安，又送過些珍禽異鳥掛在廊下解悶，倒覺比在隱園還心寬。一家上下都歡歡喜喜，可謂和氣致祥。

且說寶玉這一日飯後，要到櫳翠庵找惜春閒談，進了大觀園。此刻正是秋末冬初，

眾木搖落而相衰的時節。信步走到怡紅院，見院門虛掩，推開門進去，無非是枯枝、敗葉、砌草、磚苔。走上臺階，隔窗一看，滿屋裡蟲網珠絲，迥非前度。暗暗點頭，出來又走到瀟湘館，進去看時，凍竹、寒煙、疏窗、淡日，那一種淒涼令人不堪回首，不禁滴了幾點眼淚。暗想道：「不如先到蘅蕪院找他們去談談，再上櫳翠庵去。」及至到了蘅蕪院，進了門就有個婆子迎出來：「請二爺屋裡坐罷！」寶玉問姨太太、姑奶奶，婆子說：「都到太太那邊見客去了。」寶玉走進房來，見那一切鋪墊陳設甚至簾幔盡是雅淡樸素。想起那年老太太嗔著他愛素，還說了幾句趕著換上，誰知倒應在雲妹妹身上。一邊心中思思想想，並未坐下。出了院門，要往稻香村去，想了想：既是有客來，大嫂子自然也不在家，不如竟往櫳翠庵去。

到了門前，見禪關緊閉。寶玉敲了兩下，裡面開了門，寶玉進門，見惜春迎了出來，說：「哥哥，久不見了。」說著兄妹進房坐下。寶玉說：「你不知道這一向忙的很。老爺罷相，大老爺搬家。大概除了你，沒有閒人。」惜春說：「二老爺予告，我還過去請安。聽見太太說，因為夢見老太太才告休的。大老爺搬家，一點不知道，想來就為那夢中的話。」寶玉說：「可不是為那個。怕倘或有或，在園子裡有些不便。」又說起賈璉辭差的事，惜春說：「這倒是正理。」寶玉說：「我這一向心裡總是鬱鬱悶悶的，打你來談談。」惜春笑道：「一個人為什麼鬱悶？」寶玉說：「皆因自己想不出那破除煩惱的法了，才來請教。」惜春說：「煩惱皆因自己尋，比如一個人住一間屋子，把他收拾的乾乾淨淨，門窗緊閉，任憑外面有什麼事，總鬧不到裡頭來。若門窗俱敞，毫無守備，豈止小事，就是盜賊、虎狼都可以進來，竟會有性命之憂。」寶玉道：「據你這麼說，人能自了就是了。」惜春說：「不然古今那些殺身成仁、見危致命的，雖是外來的事，總因是素日守的結實，才能作出那樣的事來。本來心就散著，再遇見事，鬧個七顛八倒，抓不著頭緒，不昏怎麼樣！」寶玉道：「我想除了燒丹煉汞之外，還有什麼功夫？」惜春說：「純陽祖師說的『忠孝義慈行方便，不須求我自然真』，這『自然真』三個字，不是一面話。忠孝義慈若是用了沽名釣譽的法子，更是造孽。千言萬語總不出自然真！」寶玉問道：「多情乃佛心，若用了自守的功夫，佛心就不必多情了。」惜春說：「這情之一字，更有許多道理，所以人說『性情』，情從天性中生出，才是真情，還歸到那自然真的理上。人說『情理』、『道理』，既和『道』字並稱，可見是個正經要緊的字，被那些下等眾生把個『情』字認錯，作出些傷天害理、喪心昧良的事來，難道那都是佛心人不成？佛心雖以慈悲度世，也看什麼事，什麼人？自古以來，那些奸臣、賊子念幾句阿彌陀佛就算好人，難道也去救他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當了幾個月的和尚，從沒聽過講。今日聽你這生公說法，使我這頑石點頭。」惜春道：「就是儒教中聖人也是以忠孝為本，我並不知什麼說法，不過是自家兄妹，你既問我，我見到那裡說到那裡。」寶玉

說：「這倒是真理。」惜春說：「我也不管他真假，我也不和你饒舌，我有一件東西給你看看。」寶玉說：「給我看自然是畫。」惜春笑道：「豈止是畫，竟是一片大化。」便叫侍硯、磬兒把那大元鏡抬來。二人從屋裡抬出一面青銅元鏡，加在桌上。對面擺了張椅子，說：「二哥哥你留心細看罷。」

寶玉坐在椅子上面，對元鏡定睛細看，覺得恍恍惚惚走到一個所在。抬頭看時，是一座白石牌坊，上面刻著四個字，是「太虛幻境」。寶玉說：「這太虛幻境是我來過的。」走去看那對聯是：

冒暑衝寒名利場中稱祿蠹，

偎紅倚翠溫柔鄉里號情蟲。

寶玉看完，說：「這『祿蠹』二字是我說的，不想還有人用。那時候對子不是這兩句，想是換了。」

往北一望，是三間金鋪獸面的朱門緊閉。便往東走，見一座衙門，暗想不便進去。又見有許多人出入，也就走了進去。

一看，兩邊廊房盡是些紗帽圓領的人坐在上邊，也有把卷沉吟的，也有據案發威的，也有形端表正的，也有脅肩諂笑的。寶玉看了，又往裡走。只聽有人叫，寶玉吃了一驚，看了看，是母舅王子騰，走過去請了個安。那王夫人問道：「你父母都好。」寶玉回道：「都康健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既到這裡，可以都看看。」寶玉答應著「是！」就往東走。

見一座門上有塊橫匾，是「萬古流芳」四個字。進去看時，並無房舍，樹著無數的豐碑。看了看，都是古今那些忠孝節義的事跡，也有知道的，也有不知的，便仍舊走了出來。

又往西去，這西邊門上也也有四個字，是「三山在望」。

寶玉暗想：「這『三山在望』自然是海上仙山。白樂天《長恨歌》曾云『其中綽約多仙子』，林妹妹自然在內。若是真能夠『轉教小玉報雙成』，或可重睹芳容，細申委曲。」欲待進去，又不敢造次；不進去，又怕失了機會；猶疑多時，只好走了進去。及

至進了門，一看，原來是一座金山，一座銀山。也有推車的，也有擔擔的，也有往上堆的，也有往下運的，就與螞蟻盤窩的一般。看了一回，甚覺無味。又往後走，迎面是座水晶似的冰山，有無數的衣冠人在那裡依靠。寶玉走過去拱拱手，問道：「列位依靠這冰山難道不怕冷麼？」眾人齊說道：「我們倚靠著他，只知其熱，不知其冷。」寶玉又問：「倚靠他有什麼好處？」眾人答道：「既承下問，敢不實言。既靠了他，連家中父母、妻子，甚至親故、童僕飽食暖衣，這都是靠他的好處。」寶玉又問道：「似這等光天化日之下，這許多人倚靠，倘或靠倒了又當如何？」眾人說：「假如靠倒了這一座，再去靠那一座。看足下也是宦途中的朋友，趁此極熱的時候，何不過來靠靠。」寶玉聽了這話，甚為可恥。一掉頭就往外走，仍由舊路出了衙門。

沿著石牌坊就往西去，走不多路，見一座碧油柵欄。進去一看，是極大的一個院落，也有些樹木，遠遠的見許多的女子在那裡玩耍。也有打鞦韆的，也有放鷂兒的，也有投壺的，也有鬥草的，也有蹴球的，也有踢毽的。寶玉看了，自言自語說：「早知有這個地方，何苦和那群喪心病狂衣冠中的禽獸惹氣，倒不如這個有趣。」要過去細看，似乎總走不到。及至走近，卻是優曇一現。寶玉笑道：「你們和我捉迷藏呢。」一回頭，見西北上花柳叢中有座雕樑畫檻的重門，便進去看時，滿院奇花異草，那一種非蘭非麝的氤氳香氣，薰的人似醉如癡。猛一抬頭，見襲人、香菱站在合歡樹下換裙子，再看時又見晴雯歪在涼榻上撕扇子，又見齡官蹲在薔薇架下畫字，芳官站在旁邊看他。寶玉說：「怎麼他們都在這裡，見了我也不理。別管那些，既見了他們，眾位姐妹想來都在這裡。」只見那邊竹林裡站著個人，留神一看，原來是紫鵑在那裡拭淚，影影綽綽窗戶裡還有一人。寶玉這一喜，真是非常之喜。暗想，既見了紫鵑，窗裡那人非林妹妹而誰？便急走幾步，臨近了一看，並非黛玉，卻是平兒在那裡理妝。

寶玉便止住腳步說：「我再往後去，想來還有好去處。」

分花拂柳，又往後走。見一灣流水，橫著一道小橋，兩岸上盡是垂柳，水中有幾對鴛鴦。過了橋，卻是一片坦平，中間一條甬路，通著一座朱門。進了門，兩邊盡是芸窗、綺閣、繡戶、珠簾。看那喬鬆、古柏，參天蔽日，遍地蒼苔濃厚，似乎久無人到的光景。喬鬆之下，立著兩隻胎禽，在那裡刷翎。寶玉細細看這院中景致，耳邊彷彿是簷鈴之聲。不看則可，這一看真是正撞著五百年風流業冤！正北上一座紅樓，幾段朱欄，只見釵、黛、雲，琴憑欄談笑。寶玉笑道：「原來都在這裡，你們到這神仙境界來逛，也不叫我一聲！」只見他們站在上面笑著招手，意思竟是叫他上樓的光景。把個寶玉樂的手舞足蹈，走進房去尋找樓梯。把五七間的屋子都找遍了，也沒找著。暗想道，必是從外頭上

的，出了房門又把這座紅樓周圍繞了幾遍，又不見樓梯。心中想道：「那日聽曲兒唱的是『無梯樓兒難上下』，難道真有無梯樓？若說沒有樓梯，他們是從那裡上去的呢？」展轉思量，不勝焦躁。忽然一陣狂風，吹的二目難睜。

把身子伏在地下，俟風過了，睜眼一看，那裡有紅樓碧戶！卻是慘淒淒的一片荒郊，有許多白骨髑髏在那裡跳舞。寶玉吃了一驚，卻也不知是真是假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